

当代女性作家文学新作

离离原上草◎著

MingYun
ZheDongXi

命运这东西

很多时候，很多事情
都是阴阳颠倒着的，
就像你饥饿之时眼前是荒芜一片，
你肚肠饱和之时眼前却布满了各类佳肴一样。
这就是命运……

长江出版社

当代女性作家文学新作

命 这 东西

离离原上草◎著

长征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锡祥
封面设计:尚 农
版式设计:杜 晖
责任校对:高振龄
排版录入:北京中外名人排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命运这东西/离离原上草著. - 北京:长征出版社,
2004

ISBN 7-80204-055-8

I. 命… II. 离…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9970 号

长征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100832)

电话:68586781

北京奥鑫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27.75 印张

466 千字 印数:1-5000 册

定价:38.00 元

ISBN 7-80204-055-8/I·257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我社负责调换)

内 容 提 要

《命运这东西》一书向人们道出了一个感悟，这感悟则是有时你会是命运的宠儿，有时你会是命运的倒霉蛋。很多时候、很多事情都是阴阳颠倒着的，就像你饥饿之时眼前是荒芜一片，你肚肠饱和之时眼前却布满了各类佳肴一样。这就叫做命运。此书一针见血地道出人世间某些存在着的人们无法解释清楚的事物。

《命运这东西》堪称一部“新聊斋”，本书以葛顺——葛二爷为主线紧密缠绕故事的经脉，以葛二爷的所见所闻中，我们知道人只有辞世后受“地府”里面的各类惩罚才清楚原来在世时所做的恶事果真遭到报应，另外作者以巧妙的文笔将“地府”里的阎王描述成一个惩恶扬善的正人君子形象。作者之所以塑造一个像阎王这样一个掌管“地府”的王者其深刻寓意在于弘扬人性的善，屏弃人性的恶。它的力度在于：读者知晓人世沧桑，知晓自己应该怎么做，并会情不自禁地三省吾身。

《命运这东西》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奇、特、新。

第一章 1

一间破旧的屋子里，一个古怪的老人，面部表情忽而生动，忽而僵化。
他的回忆吗？

第二章 23

他找到了爱情，却不敢触碰爱情，最后丢失了爱情，他心胆欲裂。

第三章 45

无意间，他发现那个向他表示友好的男孩居然是他的孙子，他脸上露出兴奋的光芒。

第四章 66

往事的云烟覆盖住昨日又掀开昨日，最后深深陷入昨日。

第五章 88

一个灰暗的房间里，一位老者双眸圆睁、嘴巴大张、舌头伸出老长，那上面还滴着白色液体，像一只要吃人的狮子。

第六章 109

他置身于泡沫的爱情里不能自拔，女人魔术般地缠绕他又魔术般地撤离开。

第七章 131

一股阴风穿过耳际，他睁圆双眸发现自己被一些轻飘飘的东西所牵引，他只好随着那些东西向前滑去。

第八章 151

他看到了真实的阎王，真实的阎王仪表堂堂，没有任何恐怖的地方。

第九章 173

当豺狼变成山羊的时候，他很难识别它的真伪。于是山羊很容易落入豺狼之口。

第十章 194

他的魂魄飘到地府，他看到一个恶贯满盈之人正在龇牙咧嘴地忍受地府内各种刑具的惩罚。

第十一章 215

偶然间，他透视到三个儿子全都于瞬间变成了不同的畜类。

第十二章 236

黑暗中，一个披头散发的怪物向她缓缓移近，她惊呼着从床榻上坐起。

第十三章 259

门开了，出来一个身着水粉色睡服的女人，他以为自己走错了家门，转身欲离开，可是……

第十四章 279

自责使她清醒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人必须为自己所做的错事负责。

第十五章 300

他爱上了父亲的情人，爱得如醉如痴的某一天突然不见了踪迹。

第十六章 323

少年于十六岁生日那天做出一件令人肝肠欲裂的事情。

第十七章 342

两个原本柔顺和蔼的女人，由于压抑多年的心灵在刹那间变得疯狂无助，她们做出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

第十八章 365

他已经是知天命的年龄，却与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结为伉俪，他会得到永久的幸福吗？

第十九章 386

逝者如斯,活着的人能否从悲哀中走出来,去拥抱新的生活呢?

第二十章 411

地府内,一些魂魄在相互哀嚎着,无数条不同种类的野兽在撕咬着那些已经痛苦不堪的魂魄。

第一章

葛二爷已年过八旬,但却眼不花、耳不聋、背不弯。由此葛二爷拒绝与三个儿子同居一处。葛二爷之所以不与任何一个儿子住在一处有两种原因。其一,葛二爷对三个儿子都瞧不上眼;其二,葛二爷特喜欢独居。葛二爷的名字叫葛顺,因为排行老二又因为自己的年纪已高,在外出遛街与一些和他年龄相差悬殊的熟人或近邻打招呼时人家不知他那样的年龄给他一个什么称谓更为标准,于是人家就开口问他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几位,他因为先前听他娘葛丁氏讲过在他之前他还有一位哥哥,他当下回答人家说自己排行老二。所以人家日后再见到他时就称谓他葛二爷。这“葛二爷”一叫出口后,久而久之人们便彻底地忘记了他的名字。“葛二爷”的称谓叫来叫去的,他听着亲切又有威力与尊严,他任由了别人对他的这种称谓。若是有熟人因为赶着上班或出行事宜紧张与他打照面时忘记称他一声“葛二爷”于匆忙间向他摆摆手即刻从他身边走掉,他会一整天地对此事犯下寻思,他于是又三省吾身,反复从自身查找过错,以此分析他们突然间不叫他“葛二爷”的真实原因,直到某一天他出研时再次碰到那个熟人,那个熟人再次称他为“葛二爷”,他才如释重负般地了却一件在他看来极其至关重要的事情。

葛二爷每日的生活习惯很是有规律,每日三餐一餐不少,而每日三餐,葛二爷却让自己品味些粗制滥造的食品。葛二爷粗制滥造的食品即是胡萝卜盐面玉米粥、清煮马铃薯、杂米粥咸菜丝……葛二爷认为生死有命,况且人生在世吃喝享乐愈多待谢世后到阴间遭的苦难愈多,转世投胎的机会也会随之减少。葛二爷餐毕就会端坐于地面上的一只厚垫上一任自己的思绪与魂魄上天入地地一阵搜寻。每每这种时刻,葛二爷是最怕人打扰的,因此葛二爷每每这种时刻就会先将门窗紧闭用棉球塞上耳朵让自己全身心地投入魂魄的漂泊中。葛二爷想搜寻什么离奇古怪的事

情，葛二爷就让自己的魂魄长驱直入到冥界阎王地府。葛二爷面见阎王之际，大鬼小鬼全都挡在阎王殿前，横竖不让葛二爷的魂魄迈入阎王殿半步。于是葛二爷就想起阳间的大儿子葛明达为了升官晋级而向上司溜须拍马、搞花样动作的做法。他虽对大儿子葛明达的做法相当程度地不满与蔑视，但为了能如期面见到阎王，葛二爷还是效仿了儿子的做法。葛二爷立即收回魂魄于当日打消面见阎王的打算。因为目前为止，葛二爷还不具备一天之内让自己的魂魄两次脱离开躯体的功能。葛二爷徒步去了距自己住宅很近的市场买回几沓烧纸，准备日后行使“过阴术”时将其焚烧掉，以此使自己顺利地通往阎王大殿，与阎王谋上一面。

葛二爷像年轻人那般箭步如飞地返回家门。时值夏日，连昆虫们都不愿起飞或蠕动的时刻，葛二爷却一进家门便练起了不知是哪门哪派的拳术直到汗流浹背为止，葛二爷才让自己停歇下拳术。瘦骨嶙峋的葛二爷出了细细的一层黏汗，随后他打了一盆冷水将一条皱皱巴巴并带着浓重酸腐气味的手巾放入盆内浸湿，然后将其拧干，通体上下地一阵擦拭。末了，葛二爷换上一件半黄不白的老头衫，让自己倒在窄窄的床榻上身体呈笔直的仰卧状，一双眼睛直直地凝视着天棚并且眼内散出一种虚光，倘使这种情形给谁不经意地看见谁都会认为躺在床上的葛二爷是一具僵尸。其实这种时刻的葛二爷是在潜心琢磨着人的命相与人违背命相后人的惨重代价，由此葛二爷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年轻时代，葛二爷一想起自己的年轻时代双眼内便淌出几行老泪，随之，葛二爷的眉心微皱了一下，由僵尸状转为活人。葛二爷想起了自己的家事沧桑、学生时代的颠簸生涯、暂短的婚姻史录，葛二爷的脸颊腾地升起红润，之后，葛二爷的思维意识开始活泛起来，记忆之门也在一瞬间打开。

葛二爷出生那年，其家世已由先前名门望族的百十余口之家衰败成仅有两间土坯房与仅剩下葛二爷父亲的嫡室带着葛二爷过活。葛二爷父亲的嫡室对葛二爷简直如同己生，那真是含在嘴里怕化握在手心里怕丢。不知情者还以为葛二爷即是葛二爷父亲的嫡室所生，知情者则认为葛二爷父亲的嫡室葛丁氏如同改头换面成另一个新人一般，由一头凶猛的狮子变成一只乖顺的羔羊。

葛丁氏十五岁上便嫁给葛二爷的父亲葛连举。葛连举是葛氏家族近代单传子嗣，族人与家人宝贝似的娇生惯养他。族人与家人对葛连举寄予很深的厚望，葛氏家族自近代以来皆是商人出身，族人与家人便聚集一处商议，将葛氏家族这个近代单传子嗣取名为葛连举寓意连连中举。可是事与愿违，事情竟朝向相反的方向发展。葛连举从小到大对读书一

事都不曾感兴趣，一见到书籍就头晕目眩，葛连举的父亲在葛连举十岁那年忍痛重打了葛连举。葛连举被父亲重打后对读书事宜更是厌烦与切齿。无奈，葛连举的父亲只好由他去。到了十五岁上，葛连举已经长成一个喉结凸起、唇边升起绒绒胡须、语粗调憨、个头挺拔玉立的青春小伙子。葛连举由于一日三餐营养过剩，形体方面与生理方面全都超越同龄男孩。葛连举开始对女人大增兴趣。他先是于每日夜晚或早晨悄悄趴向几个表姐表妹或者堂姐堂妹卧室的窗口偷看她们入睡时脱衣服或者起床穿衣服时裸露的白嫩肌肤。每每此时，葛连举都会出一身冷汗、牙齿打颤，体内一阵翻江倒海且生殖系统发生一系列微妙的变化。首先，葛连举稚嫩的生殖器鼓胀并缓缓升腾；其次，葛连举就于瞬间产生出想急切拥抱女人的愿望。这种情形下的葛连举就会匆匆返回自己的卧室一头倒在床榻上，一双手紧紧地捂住自己那个尚且稚嫩的生殖器满床翻滚着，待到自己精疲力竭他才停止住自己的翻滚动作。那时的葛连举不知晓怎样排解自己的涨潮欲望，直到有一天葛连举在大街上闲逛之时无意间来到烟花柳巷。他的步履刚落在烟花柳巷的边缘即被一群花枝招展妖里妖气的妓女团团围住。她们将他簇拥进一个名为香香阁的妓院内，其中一名名叫花花的妓女率先将葛连举死拉硬拽地拖拽到自己的房间内。

在那个战火四起、土匪遍地、瘟疫横行的年代，妓女们能遇上像葛连举这样的俊郎小生，就像穷人每逢过年过节吃上一顿水饺那般滋润。妓女们生活在无边无际的卖笑生涯，无论怎样的嫖客都得无条件地接受，能遇上葛连举这样的既能赚钱又能享乐的男客，她们会像争掠金银财宝那样蜂拥而上，相互争掠着。如此一箭双雕的美事妓女们怎么会轻易放弃拱手让给别人呢？她们每每就会抢昏了头，惹怒了彼此。

当那名叫花花的妓女将葛连举归为己有之际，那些没有得到葛连举其人的妓女全都向叫花花的妓女露出嫉妒的目光，怎奈出手不快怨得了谁呢。她们见花花拉走了葛连举，就像一匹小狼羔被比自己更强硬的对手从口中抢走食物那样直愣愣地抖抖舌头，然后绕开原地，讪讪地离开群聚的位置。而后她们的眼睛像扫描仪那样继续搜寻着下一个猎取目标。

葛连举被花花缠进室内，便被花花迫不及待地拥上床铺，葛连举愣神儿之际，花花三两下脱光了自己，花花裸出隐处与一双滚圆滚圆饱满结实的大乳房，花花大乳房上的一颗痞子映入葛连举的眼内之时，葛连举亦被花花速度地剥个精光。葛连举露出结实但却不十分丰满的身躯，同时葛连举身上那个稚嫩的没有伸张开的小东西连同葛连举身上的肌肉一并紧张地痉挛着。花花看到葛连举这副神态，马上意识到葛连举是第一次接

触女人，于是花花开始以教练的身份命令葛连举躺下。葛连举如令而行动地躺倒在图案鲜艳的床榻上。花花开始行使妓女的操作手段。花花的操作手段即是揉捏葛连举身上那个没有伸张开的小东西。很快，葛连举身上那个小东西渐次扩大，葛连举只觉得那个小东西渐次扩大后的胀痛但却仍不知如何是好。花花看好火候将那个小东西竖起像护士打针时针头快捷地扎入肌肉那样将那个小东西快捷地扎入自己的身体里，之后她又发下命令让葛连举运做那个小东西。葛连举又昏昏沉沉地如令照办。

葛连举成功了。成功后的葛连举带着胜利者的微笑返回家门。那日全家男女老少几乎找遍了大街小巷亦未能找到葛连举的踪迹。正待全家男女老少急得团团转的时候，葛连举愉悦地迈入家门。

那日，葛连举因着自己学会行使男人的功夫并从中一次次地品尝到其中的快乐，有些乐不思蜀。葛连举与那个叫花花的妓女一直戏耍到很晚才收住欲望的缰绳。

自此以后，葛连举几乎天天泡在那个香香阁妓院里。家里的钱流水般地丢失，加之他父亲每天不到天黑见不着他的面，于是他父亲派家佣盯了他的梢。当家佣一路小心翼翼地跟踪他来到烟花柳巷处，又看见他进入香香阁，马上返回主人处向主人禀报了葛连举逛妓院这一事实。葛连举的父亲听到这一消息，大为恼火。但瞬即葛连举的父亲收住了恼火，葛连举的父亲叼着一根一尺余长的烟袋倒背着双手迈向大太太的房间。大太太即是葛连举的母亲。葛连举的母亲歪躺在床榻上嘴巴上同样叼着一根一尺余长的大烟袋正在吧嗒吧嗒地吞云吐雾，脸上的肌肉时鼓时瘪着。待葛连举的父亲进入室内的时候，她才浑浑噩噩地从床上坐起。她坐立起来的姿势一如一个纵欲的女人那般身体懒散、神色黯然。长期的吸烟导致她口干舌燥、声音沙哑，葛连举母亲就是带着这种沙哑的声音向葛连举父亲问候了一句“近来可好”的话语便再无其它话语，继续着她的吞云吐雾。时间在烟雾的缠绕里一圈圈地逝去。葛连举父亲在吸完一袋烟后向一只硬木椅上靠了靠身体，然后慢条斯理地对葛连举母亲说道：他娘，择日为连举这娃讨一房媳妇吧，越快越好。

葛连举父亲下完这道命令从硬木椅上立起身，头亦不回一下地走出嫡室房间。葛连举父亲办完这件迫在眉睫的事情在自家庄园里绕了一个来回，避开二太太的视线疾步向三太太的宅院走去。儿子葛连举小小年纪便能像成年人那样发情到妓院里，这不能不时刻刺激着他、冲击着他。一想到儿子葛连举在妓院里快活的场面，葛连举父亲马上来情绪。他人一到三太太的宅门便有些慌不择路。推开房门见三太太躺在床上那副懒

散风骚样，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欲，带着一身烟气与口臭纵身扑向三太太又三两下剥掉三太太身上的衣服。一阵又啃又咬又哼唧过后，葛连举父亲大欲已泄。这种时刻，葛连举父亲就会假装一本正经的样子依旧倒背着双手目不斜视地走出三太太的房门，向葛家大院内的四周一阵紧张地张望几眼，发现没有二太太的踪迹，这才放心大胆地向佣人们做事的下房走去。

很快，葛连举与母亲选中的比他大五岁之余的女人完成婚事。这女人便是葛丁氏。

葛丁氏既不美也不丑，性格亦不算太好。葛连举母亲之所以选她做儿媳，根本原因在于她的阔绰家世与自家阔绰的家世恰好吻合，也就是门当户对。

新婚之夜已经有些性生活经验的葛连举粘粘糊糊地靠近葛丁氏，却被葛丁氏用力推下床铺。葛丁氏当时因着一整日的婚礼忙活已经身心俱疲，因此当葛连举向她靠拢之际她才耍了大小姐的脾气。

而当她在那个疲惫的夜晚过后主动出击葛连举之时，葛连举对她便再无情趣。几个月过后，葛连举又一连娶回三个姨太太，其中一个便是他背着家人偷偷从妓院赎回来的花花。姨太太们一个接一个地生下女娃唯独没有生下男娃，急坏了葛连举父亲。正当葛连举父亲愁眉不展之际花花生下一名男娃，这下可乐坏了葛连举一家老老少少。惟独葛丁氏郁闷不乐。葛丁氏平日里最为讨厌花花女人。每当她看见花花女人那股腰肢摆扭的风骚劲儿她就气得两眼冒火、头发倒竖，恨不得变成精怪一口吞掉花花女人。她自从来到这个家中就没有得到半丝快乐。葛连举这个小郎君几乎将她这个嫡氏抛到九霄云外。家里大大小小的操心事倒是一样不落地压在她的肩上，那几个姨太太不是整日缠着葛连举，就是将自己花枝招展地装饰一番出外看戏，再就是群聚一处打纸牌。这无论如何不能不令葛丁氏陡生嫉妒与义愤填膺。无论是相貌还是年龄，其她几位姨太太都比葛丁氏略胜一筹，葛丁氏心中那分忧郁、愤慨、嫉妒循环刺激着葛丁氏，迫使葛丁氏寝食难安。夜晚，葛丁氏独居空房内辗转反侧不能入眠之时，她心中那分忧郁、愤慨、嫉妒尤为加重。葛丁氏顿刻计上心来，葛丁氏随着计谋在心中逐渐升腾，霍地从床上坐起，速度地穿上旗袍外衣，又顺手从墙壁处挂着一只葫芦里倒出一些泻药药面。这些泻药药面是她前些时候肠道干燥时去药铺抓来的，她只吃了少量部分就去了病根。现在她要拿了那剩余药面撒入院内的小井内。她要几个姨太太天天泻肚不止，她要让她们的生不如死、痛不欲生，她要让她们的无法在她面前施展妩媚

的容颜。尤其那个叫花花的女人，她更是想让她死无葬身之地。她甚至于眼前想象出花花脸色苍白如纸且紧鼻瞪眼地一趟趟跑茅厕的狼狈相，如此，她开心地笑了。这是她嫁到葛家后第一次微笑。黑暗中这种微笑被月光射中，显得她如同女鬼般狰狞。她就带着这种狰狞咬牙切齿地来到那口全家人一日三餐饮食用的小井旁，带着一种歇斯底里的仇恨将那泻肚药面毫不犹豫地撒入小井内。她十分清楚害人如害己这样的道理，她并且知晓，她本人以及全家老老少少全都会受到牵连像几个姨太太们那样跑肚拉稀。但她宁愿身受其害。

第二日上午，葛丁氏、葛连举、全家老老少少全都面色枯黄，一趟趟地跑茅厕。几个姨太太中除了花花没有跑肚拉稀外，其余几个姨太太无一幸免。葛丁氏在得知花花幸免于此难，心中顿生蹊跷，葛丁氏立马计上心来。葛丁氏带着通体的虚弱一步一步地向花花的宅院走去。花花的丫鬟将葛丁氏迎进院内。葛丁氏一迈进院内，一双充满愤怒的眼睛不由自主地东张西望一番，当她发现花花院内比自己院内多了几盆盆景以及院内的一条小路镶了雨花石，葛丁氏即刻来了一股冲力，头发竖起、眼内冒火地冲进花花居住的内宅。

花花正躺在床上休息，花花的另一名丫鬟在为花花扇着扇子。花花一见大太太葛丁氏怒气冲冲地进入内室，连忙从床上坐起露出惊疑之色。葛丁氏几步跨向花花面前，头一仰背一挺，伸出胳膊照准花花的左右面颊即是几记耳光。被花花的丫鬟强行拉开。花花捂着两侧被扇的面颊一股愤怒即刻涌上心头。花花从面颊上撒下一只纤手，花花用那只纤手指向葛丁氏骂道：你这小娘养的挨千刀的蠢货，无缘无故竟敢来老娘处撒泼，你是吃了豹子胆了。怎么着想男人想疯了连龙王庙都敢闯了吗？丑婆娘实话告诉你若不是老娘又有了身孕，老娘定会将你这个丑婆娘撕成碎片不可。

花花一口气骂完葛丁氏，又一摆头示意丫鬟将葛丁氏轰出门外。葛丁氏在听到花花说花花又怀了孕当即愣在原地，至于花花骂了她什么，她全然没有在意。她只听到花花“怀孕”这两个对她来讲极为刺耳与铿锵有力的字眼。愣怔间她被花花的两名丫鬟连推带搡地轰出门外。

葛丁氏立在花花宅院的门外许久才回过神来。回过神来的葛丁氏方才觉出什么是失败，什么是没偷着鸡倒失一把米，什么是没抓着狐狸倒惹了一身臊。葛丁氏的本意是想将投泻药的缺德之事栽赃到花花身上，谁知她见到花花，居然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不冷静地出击花花，竟将来花花处的本意忘得干干净净。葛丁氏带着股邪火向自家宅院的方向走去，一

双三寸金莲般的小脚一步一摇晃，非常缓慢地返回自己的宅院。

葛丁氏从那一天起更加郁郁寡欢，脾气也愈来愈坏。几个姨太太同在一张桌子就餐时，葛丁氏会突然间摔掉碗筷一扭头一别腰让丫鬟搀回自家房内。与之相比花花倒是其乐融融。花花自那次挨了葛丁氏的耳光，心机明显大增。不到二十岁的葛连举被她私下缠磨得骨肉酥酥、精神痴迷。葛连举一见到花花那种饱胀欲望、勾魂摄魄的睨视和花花蛇一样扭动的腰身以及花花那双颤抖饱满的乳房还有花花那个性感的大屁股，葛连举就会身体一抖全身肌肉膨胀，那个先前称之小东西的物品瞬即挺拔起来，葛连举就会像一匹永远也吃不饱的饿狼扑向猎物那般迅猛地扑向花花。这样快活的日子又过了一年之余，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降临在葛连举全家老老少少头上。

兵荒马乱政局亦在不断变化，袁世凯在当了八十多天皇帝后被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军一举端下帝位。之后是战火硝烟再之后是皇朝的末日，辛亥革命的风暴席卷而来紧接着是民国的诞生。葛连举一家是世袭商人之家自然与政界之事毫无瓜葛。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正当民国成立的礼炮鸣响之际，葛连举一家所在的住地却闹起了土匪。这土匪就像老鼠一样哪有物品就往那里钻。葛连举一家在当地属于大户人家，如此一来土匪自然不会放过葛连举家这样的大户人家。一夜间，葛连举家即被土匪洗劫一空。葛连举大大小小的姨太太无一幸免被土匪轮奸，有几个姨太太因为禁不住匪徒大肆蹂躏当场命丧黄泉。花花领着仅有两岁的大儿子，怀中抱着未满月的小儿子，也就是日后的葛顺，藏在了床底下。葛顺的一声啼哭引来了正在花花宅院内转悠的几名匪徒的视线，匪徒们发现了目标后，一把将花花从床底部拖拽出来。当匪徒们发现花花仙女一样的容颜时，一哄而上地压向花花。他们撕扯着花花的衣服，抓捏着花花身体上那正滴着奶水的双乳，他们的群口一并咬在那上面，那情态就像一群鱼一并盯向一处鱼食那般。他们咬啊咬，花花一直都在惨叫不止。直到花花不再惨叫，还有一名土匪极其贪婪地在花花已经僵直冰冷的尸体上乱摸乱咬着，直到匪首吹响收工号子，那名压在花花身上的匪徒才带着意犹未尽的神情恋恋不舍地从花花身上撤离开。

匪徒们撤离后，葛家宅院内是乌烟瘴气、哭声连片，葛连举父亲因着与匪徒抢夺自家一件古董，被匪徒当场用枪头刺死。葛连举的母亲被匪徒奸污后上吊身亡。葛连举的二妈三妈四妈五妈也全都被匪徒奸污后上吊身亡。其余一些老老少少在这个已经破败不堪的家里只有哭嚎的能力，全然不知该如何处理善后事宜，以及如何收拾被匪徒们弄得乱七八糟

的家。

葛连举与葛丁氏藏到葛家宅院的一口枯井内才幸免遇难。他们在那里呆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慢慢挪移开枯井上面的井盖,发现已经入夜,宅院内已经恢复往日的安静,他们才从里面出来,小心翼翼地贴着墙边慢慢向宅院靠拢。当他们发现匪徒们已经撤离葛家大院,他们便逐一宅院地搜寻开来。葛连举看到每个宅院内的尸体横七竖八地卧在地面上,他的心就如同世界末日一般崩溃,险些晕倒在地。相比之下,葛丁氏反倒非常镇定。她从容地将每个尸体拖捞到一间空房子里,小小的个头,做起事情来却是力大无穷。来到花花宅院,她听到一声婴儿的啼哭,她知道那是花花的小儿子在啼哭。于是,她拽着葛连举的胳膊一双小脚栽栽歪歪地迈入内室。她手里擎着的蜡烛影影绰绰的光泽投射在一滩血迹上面,随后,她看清楚倒在地面上花花的尸体。她命令已经有些吓呆了的葛连举将花花的尸体抱到床上去,自己麻利地抱起葛连举与花花所生的小儿子——葛顺。她又眼尖手快地从床底处找到并拖拽出葛连举与花花所生的大儿子,他已经断气,是被匪徒吓死的。这种非常时刻,葛丁氏忘记了与花花的仇恨,她见葛连举一动未动,依旧呆立在黑暗中,就放开喉管吼道:你也是死人吗?快些将花花的尸体与你们儿子的尸体抱到床上去。

葛连举这才如梦方醒地让自己的已被击垮的精神恢复过来,他猛地扑在花花的尸体上展开一阵野狼似的哀嚎。顿时寂寥的宅院又呼应着此起彼伏的哀嚎。葛丁氏知道那哭声的呼应是葛家大院里活着的人们受葛连举哀嚎的影响所致。

花花在葛连举心目中是一尊女神形象,她丰富了他的情感世界,她启迪了他的一颗懵懂的春心,她给了他那么多野情、欢情、爱情。现在,她死了。昨日的一场大爱还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间,昨日的微笑还在向他频频招手,昨日她还在与他开着玩笑说她会为他生下一个连的小葛连举,而今她已经身体僵硬遍体鳞伤地躺在那里。葛连举心中的偶像没了,葛连举的魂魄便丢失了一半。

埋葬了众多死难的亲人后,葛连举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不吃不喝不说话。家里边活下来的姨太太早已夹了包裹逃之夭夭。葛连举被葛丁氏安排到自己的宅院住下。她朝思暮想的原本属于自己的男人,现今终于回归到自己的身边,她怎能不为之兴奋。可是不久她便发现葛连举得了相思病。葛连举不分昼夜地叨念着花花的名字。葛丁氏用回娘家取来的钱为葛连举请名医名仙救治,可无论葛丁氏怎样努力也是枉费心机。葛连举依旧是一副老模老样冷漠着、不吃、不喝、不说话,忽有一天他

从床上坐起，瞪圆双眸大叫一声“花花等等我”，之后便气绝身亡。

葛丁氏面对这番情景依旧像从前那般从容镇定，她为葛连举穿上早已为他准备好的寿装，只身一人前往墓地埋葬了葛连举。出于女人的嫉妒，她没有将葛连举与花花合葬到一处。她在日后便发现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举措。

日后，花花几乎天天托梦给她，向她索要葛连举，葛连举的魂魄也几乎天天缠绕在她的身边。她还经常能听到有人在不间断地叫着花花的名字。她畏惧了。尤其是在夜晚她更为恐怖。她甚至不敢吹灭蜡烛一任蜡烛燃到天明。

这样的时光又过了许久，葛家宅院的人丁逐渐减少，家佣丫鬟早已各奔他乡。接下来的一场瘟疫让整座葛家大院彻底荒寂。整座葛家大院只剩下葛丁氏与葛顺两个人。肃穆与孤寂自不必说，单说每当夜晚来临之际，葛家大院于空寂中隐约发出的各种令人恐怖的声音，就足以使葛丁氏的精神达到崩溃的边缘，每每此时，葛丁氏就会紧紧搂抱住被各种声音侵扰得呜哇啼哭的葛顺，让自己冷静得如同一座雕塑。

尽管如此，葛丁氏仍然没有动摇守护葛家大院的决心，她甚至想，待有朝一日葛顺长大成人，将葛家大院从衰亡中振兴。她带着这种应该说是—种不贴切的梦幻，使自己留守在葛家大院的决心更加执着。

白日里望着空落落的葛家大院，葛丁氏不由得一阵心慌与空落，空落之余，葛丁氏就会一边抱着葛顺，一边喂着一群鸡、鸭、鹅、狗，看着一群鸡、鸭、鹅、狗欢蹦乱跳地争抢食物，葛丁氏就会快速地迈着一双小脚，来回往返于葛家大院的畜圈与囤储粮的库房间。葛家大院内东西厢房连成片，每个东西厢房内还残留许多能派上用场的物品，但葛丁氏仍然未越雷池半步。老爷子、老太爷以及葛顺的父亲葛连举的几个姨太太的院落，她除了到一定时期为其打扫一下院落内被疾风扫落的草屑外，就再无有踏入那些院落，至于出入他们各自的内室，葛丁氏仍然恪守规矩，逢年过节去一次他们的内室，为他们清理室内的尘垢并为他们每一个房间燃上一注香火，末了，又为他们每一个灵位摆了供品。做完这些事情，葛丁氏像是卸下了一大截沉重的负担，通体上下一阵轻松。

葛丁氏在葛家人丁全部覆没后，全部生活来源皆靠着娘家供给，可是在葛顺五岁那年，葛丁氏娘家忽然中断了供给葛丁氏与葛顺的经济来源，原由是葛丁氏娘家整个庄子遭了虫灾。葛丁氏只好自谋出路。此前，葛丁氏的娘家哥、嫂、叔、侄三番五次劝说葛丁氏离开葛家大院，葛丁氏偏是执拗地不肯离开葛家大院，葛丁氏娘家人拗不过葛丁氏的个性与顽固，只



好由她去。每到夜晚，葛丁氏依旧忍受着葛家大院内各种恐怖声音的袭击，可她守候葛家大院的痴心未改分毫。

当那种令人恐怖的声音逼近、贴切地响彻在葛丁氏的耳边，葛丁氏索性那种声音对起话来，葛丁氏说：你若是葛家的魂魄，你就给我乖乖地打住，别出来吓自家人，葛家就剩下葛顺这一条根脉，若是给吓出好歹，我葛丁氏定会举起利斧劈碎你的游魂。你若是识相的在阴间好好保佑我们母子太太平平度岁月，待他日葛顺长大成人后定要为你超度亡灵。

葛丁氏每晚在与那种怪声音对话后，果然那种怪声音渐次远去，如此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葛丁氏每每都于夜半让自己与游魂对话，以此赶跑孤寂与恐怖。

此间，葛丁氏一面悉心照料着葛顺，一面以刺绣为业赚钱养活自己与葛顺。葛顺长到十岁那年已经出落成一个非常英俊的少年。葛顺的长相非常像葛顺的娘——花花。关于这一点很令葛丁氏不是滋味，但葛顺的乖巧懂事很快摆平了葛丁氏的不是滋味。葛顺被葛丁氏安排到私塾读书，读书期间，葛顺认真努力，四书五经让他背下一大半。不仅如此，葛顺的作文水平也堪成一流，私塾先生经常拿着葛顺的文章作范文读给其他学生。正当私塾先生、葛丁氏对葛顺美好前程寄予厚望的时日，日军侵华战争拉开了帷幕。私塾被日军的大炮轰炸成废墟，私塾先生亦生死未卜地不知去向，葛顺只好终止了学业。

那一年葛顺刚好十五岁。葛顺及葛丁氏原本打算葛顺从私塾考入大学堂的宏伟愿望转瞬落空。

战争岁月里，葛顺只好与葛丁氏躲入葛家大院内，不敢迈出葛家大院半步，之所以如此，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母子俩怕遭遇上日军；其二，怕抗日联军将葛顺征兵入伍。

葛丁氏紧张这两样事情的心情不低于紧张葛家大院夜半时那种怪叫声。紧张归紧张，该发生的事情一点也不会因为人紧张它，它就会离人远去。在几乎弹尽粮绝的时日，葛家大院住进了抗日联军，即刻整座葛家大院充满了生机。葛丁氏被抗日联军安排进后厨，协助联军后勤人员做全连的饭菜。葛丁氏见联军住进了葛家大院，就将葛顺藏在自己厢房内的一处隔板后面，葛顺那一段时期便置身于一种人为的黑暗之中，直到天色黑暗下来，葛顺才从隔板背后走出来，葛顺从小黑暗置身于大黑暗。葛顺借着影影绰绰的月光吃着葛丁氏从联军厨间带回来的饭食，情态有些狼吞虎咽。饿了一天的葛顺吃相没法不狼吞虎咽。这种情形又过了一段时间，传来消息说联军击退了向葛家庄进军的一股日军，又传来消息说联军